

深山里的焰火

周红译

日本童话

山お久の花火



日 本 童 话

深山里的焰火

邸 红 译

责任编辑：梁友璋

封面插图：严风扬

深山里的焰火 (日本童话) 邸 红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67,000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116·901 定价：0.38元

内 容 提 要

《深山里的焰火》共收集了日本著名作家的童话代表作十五篇。

在这些童话中，有的用拟人化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动、植物的生活，抒发了它们的感情；有的通过少年儿童亲身经历，直接描绘人生，反映现实。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嘲讽了某些灵魂卑鄙的人物和丑恶的社会现象。

目 录

猫头花·····	官泽贤治	1
小白头翁鸟的梦·····	浜田广介	9
黄莺和白眼鸟·····	吉田弦二郎	14
仙鹤的笛声·····	林芙美子	20
菜花和小姑娘·····	志贺直哉	27
小黑狗·····	大石真	33
瞎子和小狗·····	千叶省三	39
青狐狸·····	新美南吉	47
深山里的焰火·····	柴野民三	57
皮鸥的故事·····	藤森成吉	73
化作铜像的狗·····	关英雄	85
魔术师·····	丰岛与志雄	96
雪天夜话·····	太宰治	107
花也满好·····	与田准一	116
一串葡萄·····	有岛武郎	129

猫 头 花

宫泽贤治

你知道猫头花吗？

猫头花的学名叫白头翁。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白头翁这名字，不能表现出那花朵儿柔嫩娇艳的姿色，所以，就叫它猫头花。

可是，要问我为什么偏要叫它猫头花？我也似懂非懂，说不清楚。打个比方说吧，在我们这里，把水杨柳的花骨朵儿叫做毛毛狗儿，可毛毛狗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谁也说不清楚，这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毛毛狗儿这个词确实使我们联想起了柳树花骨朵儿那种银绒般的模样，联想起了风和日丽的初春情调。猫头花属于毛茛科，可漂亮呐！它那黑缎子般的花瓣，蓝里透白的银绒般的叶子，还有那六月里闪闪发光的冠毛儿，都那么清晰地浮现在你的眼前。

猫头花的表兄弟——鲜红的牡丹花，还有它的朋友——铃兰花和山慈姑花，没有一个不

喜欢它的。

你看！猫头花就好象是用黑缎子做成的不同形状的、那么别致的酒杯。尤其是那黑的颜色，看上去就和黑葡萄酒一模一样。我问在猫头花下忙忙碌碌、辛勤劳动的蚂蚁：



“你喜欢猫头花，还是讨厌猫头花呢？”

蚂蚁活泼地回答说：

“我们最喜欢猫头花啦。谁不喜欢它呢？”

“可那花儿是黑的啊！”

“不，看起来有时候是黑色的，可有时候，它简直就好象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火红火红的呐！”

“哎——，真怪呀！怎么，你们看到的猫头花竟是那种样子呢？”

“不，不光是我们。太阳光照在猫头花上的时候，谁看了不都是火红火红的吗？”

“对，对，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们总是

迎着阳光看花的缘故。”

“对呀！还有，那花叶、花茎也很好看，就象栽着一串串柔软的银丝似的。在我们伙伴中，有谁生了病就摘些银丝，轻轻地往身上一擦。”

“是吗！听你这么一说，你们都很喜欢猫头花喽？”

“是的。”

“好吧，再见！请慢走！”

真是象蚂蚁说的那样吗？真是那样。

有一次，我到山林里去玩，看见在对面黑色的丝柏林中的空地上，有一只叫山男的小鸟，它向着太阳蹲在一棵倒了的树上，看它那神态好象要吃一只什么鸟似的。可它那微微发黑的黄眼珠儿不知为什么总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地面，连吃鸟的事儿好象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原来它看见林间空地的枯草丛中，有一棵猫头花在劲风中微微摇曳着。

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个白天，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和暖的春风正吹拂着大地。

就在山岩井农场南面，宽阔的七座森林最西那片林子里的枯草丛中，有两棵猫头花已经开出了黑色而又柔嫩娇艳的花朵了。

那满天耀眼的白云，被撕成一朵朵小小的乱云，布满天空，向东匆匆飞去。

太阳公公常被飞来的白云遮住了脸，就象一面白色的银镜，闪着银光。不一会儿，又露出笑脸，活象一块圆形的、金色的大宝石，高高悬挂在碧蓝碧蓝的天空。

远方的山峦，白雪皑皑；近处的原野好象披上了金黄色和茶褐色花纹的盛装；那犁过的农田就象是蒙上了茶褐色的方头巾。

猫头花在这变幻万千的阳光下，开始窃窃私语，那话语声比梦乡里的耳语声还小。

“看！云彩又遮住太阳公公了！你看那边的田野又阴下来了。”

“又一片云彩飞过来了，真快！那落叶松树林也阴下来了。好！云彩飘过去了。”

“来了，又来了！呀，真黑！我们周围都暗下来了，一切都变得鸦雀无声了。”

“嗯，不过，你看那云彩只遮住太阳公公的下巴，露出了半个脸，马上就会亮起来！”

“啊，出来了！好亮啊！”

“糟了，又飘来一朵云彩。你瞧，那边的杨树阴下来了吧！”

“是的，真象走马灯似的。”

“喂，你瞧！那云彩的影子在山坡的雪地

上滑动哩，就在那儿！那云影的移动比我们这里的慢得多呢。”

“你瞧！那云影从山坡上滑下来了，这回可真快，就象从山坡上掉下来似的！瞧！云彩已滑到山脚下了。哎，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了呢？”

“真怪呀，这些云彩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呢？大概云彩都飘到这里来了吧，西边的天空万里无云，一片晴朗，而且，一个劲儿地刮着风。不管怎么说，不管到多久，云彩总不会没有吧？”

“不，那云彩就是从西边来的。你瞧！西边又飘来一块块云彩，飘到这里还会变大呢！”

“真是，又飘过来了，一块接着一块，真快！大了，有白熊那么大了！”

“又把太阳公公遮住了！唉呀，好黑呀！你瞧那云彩多漂亮，就象镶上了一圈金色的彩虹。”

一只云雀刚才还在遥远的西方天空拼命鸣叫，在季节风里挣扎；这时，斜歪着翅膀降落在细声细语交谈的两棵猫头花跟前。

“今天风大，飞不了啦！”

“呀！云雀姐姐，欢迎你！今天，高空的风很大吧？”

“是的，可大哩！我一张嘴，那风就直往我肚子里灌，就象吹啤酒瓶似地灌得嘟嘟直响，弄得我叫不得、唱不得。”

“是啊！不过从我们这里看，那风倒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在大风里飞一飞呢。”

“不行！现在不是飞的季节，请你们再等两个月吧！现在虽然不好飞，可我还得飞呀！”

两个月过去了，我在去明神庙的途中，顺便又到猫头花那里去看了看。

山丘已换上了绿装，那萤蔓花开得就象孩子的蓝眼睛。在小岩井原野上，牧草、燕麦在阳光下绿油油的，闪闪发光。已经刮南风了。

春天里的两棵猫头花完全变成了柔嫩的银绒球儿了。当原野里银灰色的杨树叶在春风中沙沙作响，滚滚翻腾，山麓的春草泛出嫩绿色的光辉的时候，那两棵猫头花的银绒球儿便迎着春风舞动，那么起劲，好象就要飞起来了。

云雀低飞过山丘的上空，来到了猫头花这里。

“你们好！今天是好天气，怎么样？今天可想飞了吧？”

“嗯，我们要飞向那遥远的地方呢！我刚才还在观察，看什么风能把我们带走呢！”

“怎么样？你们还不愿意走吗？”

“哪里的话，我们早就做好准备工作了！”

“不害怕吗？”

“不怕，不管我们飞到天空，还是飞到原野，到处都充满着阳光。即使我们分散开来，或是落到水上，太阳公公都会照看我们的。”

“是的，是的，没什么可怕的。就连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这原野上活多久。如果明年我还活着，我一定要到这儿来筑窝。”

“好极了，欢迎你！啊，真痛快！我要借这阵风飞去，云雀姐姐，再见！”

“我也飞，云雀姐姐，再见！”

“再见！请多保重！”

清风阵阵，顺着山丘吹来，拂动着白杨，燕麦地里掀起层层绿波。

猫头花闪烁着五彩缤纷的绒球儿，就象是跳舞似地飘摇而去，大声对云雀说：

“再见！云雀！再见！朋友们！太阳公公，谢谢您！”

不大一会工夫，猫头花就象一颗散碎的流星飘散开了，那一根根银色的绒羽，很象金花虫，向北方飞去。再看那云雀，仿佛刚射出枪膛的子弹，尖叫了一声向空中飞去。

我在想：为什么云雀没有随着猫头花向北方飞去，却直冲云霄呢？

这也许是因为两棵猫头花已经飞向宇宙，而云雀又感到自己无法追上，于是才发出一声尖叫，作为告别的歌。那么，飞向宇宙的两棵猫头花后来怎样了呢？我想，它们一定变成了两颗小小的变光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变光星有时呈现出黑色，从天文台上都看不见；有时却闪烁着红光，就象蚂蚁说的那样。

小白头翁鸟的梦

浜田广介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有一颗栗子树。树上有个洞，小白头翁跟它的爸爸都住在这树洞里。

每当深秋来临，遍地的狗尾巴草穗变成雪白雪白的时候，爸爸就叼回许许多多狗尾巴草穗铺在窝里。这狗尾巴草穗可柔软哩，暖烘烘的，真象棉花。不久，冬天来了，不管降霜，还是落雪，有狗尾巴草穗铺在窝里总是不怕冷的。

可是，如果一连几日天气总不好，小白头翁不能和爸爸飞出去玩，它就想起妈妈来了。其实，它妈妈早就死啦，小白头翁一直都不知道。它只以为妈妈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爸爸不就是这样告诉它的吗？

小白头翁也感到奇怪，就问爸爸：“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呢？”

爸爸正躺在暖烘烘的狗尾巴草穗里，身子

缩成一团，前仰后合地打着瞌睡。

“爸爸，你说呀！”小白头翁又问。

爸爸慢慢睁开眼睛安慰着说：“哦，再等一等！”

“妈妈现在正在过海吧。”小白头翁又问。

“啊，是的呀。”爸爸吱吱唔唔地回答。

“这会儿也许在飞越大山了吧。”过了一会儿，小白头翁又问。



“啊，是的呀！”小白头翁的爸爸只是用同样简短的话回答。小白头翁见爸爸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为爸爸累了，也就不再问了。

过了一、二十天了，妈妈也没回来。这些

天对小白头翁来说，比一年还长。

一天夜里，小白头翁突然醒了，听见窝外边总有呼啦呼啦的响声，好象翅膀磨擦发出来的声音，它不由得一面侧耳静听，一面摇醒爸爸：

“爸爸！好象是妈妈回来啦！”可是爸爸马上回答说：

“你说什么呀！那是风的声音啊！”爸爸说完又睡觉了。可是小白头翁再也睡不着了，它爬起来到窝边去观看动静。

“果然是风。”它自言自语地说。

正象爸爸说的，是寒冷的北风吹着一片干树叶，在沙沙地响。小白头翁又回到窝里，刚才还暖和和的被窝已经凉了。小白头翁蜷缩着两只脚睡着了。

天亮了，早晨的阳光有些泛白，树洞里却是黑黢黢的。小白头翁一起来就来到窝边，寻找着昨晚呼啦呼啦作响的枯栗树叶。小白头翁真想找到它，可是并没有发现，栗树枝上有什么枯叶似的东西。奇怪的是窝边上却挂着一片干叶子，不管风怎么吹也没有掉落。

冬天的太阳早早落山了，每天天黑得很早。小白头翁和往常一样，紧挨着爸爸睡，但到半夜它总要醒一次，又总是听到枯树叶呼啦

呼啦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很象妈妈翅膀发出的声音，它又觉得是妈妈在跟自己说话。小白头翁听着听着，不知为什么，开始对那片枯叶的沙沙声产生了眷恋的感情，感到亲切，而且更加使它想念起妈妈来了。因此，天一亮它就马上跑到窝边，用一根细绳把那片树叶紧紧地扎在树枝上，深怕它掉下去。

“树叶可掉不了啦！”小白头翁放心了。因为它担心万一再刮大风，把这片仅有的树叶刮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它就听不到妈妈的声音了。也是因为不知为什么，小白头翁总觉得自己的妈妈好象永远离开了自己似的。

小白头翁的爸爸看到小白头翁这种举动感到奇怪。当它爸爸弄清小白头翁的心思时，微笑了。不过，在爸爸的微笑里隐藏着孤独和寂寞，小白头翁并没有察觉出爸爸的这种心情，还是那副认真的神态。它想，等妈妈回来后，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妈妈一定会高兴的。

有一天夜里，小白头翁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白鸟飞到窝里，就一头扑到小白头翁的身边，小白头翁喜出望外地问道：

“啊！这不就是妈妈吗？！”但白鸟什么也